



---

# 臺灣客家族群史

## 【移墾篇】(上)

臺灣客家的初墾與二次移民

計畫召集人及作者：劉還月

---

總召集人／鍾肇政

副總召集人／陳運棟

副總召集人／楊正寬

總論／鍾肇政

移墾篇／劉還月

產經篇／張維安

政治篇／蕭新煌

社會篇／徐正光

語言篇／羅肇錦

民俗篇／劉還月

學藝篇／梁榮茂

人物篇／陳運棟

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劉還月作——初版  
，——南投市：省文獻會，民90

冊；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02-8210-X(一套：平裝)

1. 客家—歷史

536.211

90005297

## 臺灣客家族群史 移墾篇(上)

發行人：楊正寬

計畫總召集人：鍾肇政

本篇計畫召集人及作者：劉還月

封面設計：李男工作室

出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二五二號

電話：049-2316881

印刷：元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34巷28號

電話：04-24737999

定價：230元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三十一日初版

ISBN:957-02-8210-X

# 婆娑之洋 美麗之島

## 臺灣省政府主席序

臺灣是美麗的！

**臺**灣的美，美在山海交融的豐富自然景觀；  
**灣**的美，美在族群薈萃的多元文化色彩。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子民，都必須承認，無論是先天地理環境的影響或後天歷史因素的造就，臺灣的特色、臺灣的美就在於她的多樣及多彩所涵育出獨特的文化特質；追源溯本，我們回顧臺灣歷史的發展，有其極為特殊的時空面相，除原住民之外，皆為外來的移住者，可說是典型的移民社會，自明末清初以來，大量的閩、粵移民，為追求新的契機與生存空間，歷險渡海來臺，胼手胝足，以啓斯土，其間歷經荷西、明鄭、清領、日據、光復各個階段，不同的時期，又有新的移民不斷滙注，匯入新的動力，其間，或由於政經社會資源的多次重新分配與文化背景的差異，族群間的劇烈競爭是必然的過程，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新資源的開發，加上長期文化及婚姻的同化，以及多次外敵入侵所激勵的生命共同體感受和需求，使各族群緊密的融合，迄於今日，臺灣已造就成一多元族群社會，亟需重新以本土為出發點，再加探研自身的歷史與文化。

本府所屬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職司臺灣文獻之蒐集整理及保存研究，自成立以來，戮力於修纂省志、整理地方文獻史料並推廣臺灣歷史研究，五十餘年間，已成爲

掀起本土研究風潮的重要推手之一。近年來，更基於社會快速變遷、各族群特有之歷史文化恐有散佚之虞的迫切性，乃積極投入相關族群史之研究修纂工作，繼「臺灣原住民史」後又進行「臺灣客家族群史」之修纂計畫。

客家族群，是臺灣移民社會中一個系統分明且有特色的漢族支系，其先祖原居中原地區，迭經戰亂，陸續南遷，惟於離亂中仍堅持其語言及文化，而顛沛流離的際遇，亦造就客家人勤儉耐勞的特質，「晴耕雨讀」就成為一般人對客家的印象之一。隨著臺灣社會的快速發展，生活形態急遽改變，許多傳統文化逐漸遭淘汰湮沒，成為本土教育的隱憂，早為各界有識之士所關注，其間，客家族群亦憂心自身文化、語言有斷層之虞，而以往對客家的研究，多注重文獻資料的蒐集徵引，對客家人的歷史與現狀、政經、文化生活及族群關係等，則乏深入實際的調查研究，致社會大眾也普遍缺乏對其歷史文化的認知，使客家成為臺灣社會中一相對弱勢的族群。

為有助於各族群對彼此文化的瞭解與尊重，增進大眾對臺灣歷史不同角度的體認，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於八十五年度起即積極辦理「臺灣客家族群史」修纂計畫；除邀請客籍大老總統府鍾資政肇政先生擔任總召集人

外，並有多位客籍學者專家共襄盛舉擔任各篇目召集人；預計出版之專書系列分爲「總論」、「移墾」、「產經」、「政治」、「社會」、「語言」、「民俗」、「學藝」、「人物」九大篇目，並配合相關研究之史料彙編，期能提供各界一個認識客家、瞭解客家的不同途徑，並建立國內客家學的新領域及激發臺灣史研究的新方向。

婆娑之洋中的美麗之島—臺灣，是我們根植的土地，而同在這塊土地上的生活的人們，彼此更存在著休戚與共的命運；我們期待，藉著對本土史地文化的深入研究及推廣，能彼此認識各族群曾經過的苦難和榮耀，再現被湮滅的歷史軌跡和被遺忘的文化面貌，增進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間相互瞭解與關懷；而不同族群建構下的臺灣，需要雍容開闊的胸襟，以期在世界的舞臺上展現屬於臺灣人民自己的自信與尊嚴，這將是本土研究最重要的課題。

博雅甫掌省務，欣見本府文獻委員會「臺灣客家族群史」系列專書各輯已陸續付梓問世，謹綴數語爲誌，是爲之序。

臺灣省政府主席 張博雅 謹識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 尋根與紮根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序

人、時、地是構成歷史的三大要素，而在臺灣這個歷史舞臺上，自史前時代以來，在不同的時、空下，有許多族群遷徙或移入臺灣，在這塊土地上創造了偉大的臺灣歷史；時至今日，閩、客、原住民、以及光復後遷臺的大陸省籍人士，早已不分你我，水乳交融地共同組成臺灣社會族群；其中，相對於原住民鮮明的民族色彩，客家在漢人族群中，早已型塑出別樹一格之文化特色。

客家人祖居中原，自魏、晉以降，因戰亂等因素而歷經多次重大遷徙，故以「客家」稱之，亦有「客而家焉」的涵意寓於其中。而客家人在動盪流徙的環境下，依然堅持保有其語言及文化傳統，使得「客家」成爲一個色彩鮮明之漢人族系。客家人遷臺，其詳確時間並無定論，但以各種史料觀之，較具規模之客家移民大略爲清康熙年間，迄今已歷三百餘年，於今日臺灣南部、中部及北部至花東一帶，均有客家先民的移墾足跡。

隨著臺灣歷史的推展，客家人向來秉持的刻苦勤儉精神及其語言、文化特色，不但在臺灣開發史上留下痕跡，也豐富了臺灣多族群的社會文化；惟時移勢遷，許多珍貴的客家傳統文化常隨工業社會的快速發展，造成逐漸流失的危機，而相關之客家研究及專論亦乏推廣普及，以致許多客家先民奮鬥的過程及優美的傳統，逐漸

淡入歷史的洪流之中。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成立，在徵集、整理及編輯臺灣文獻，向來非常重視臺灣歷史的研究及保存，長期以來，並結合熱心的文史學界，共同為這塊土地記錄更多元的風貌，保存豐富的文獻，尤其持續推動族群歷史的修纂工作，除提供《臺灣文獻》期刊這塊園地外，並繼續編纂「臺灣原住民史」後，積極規畫辦理「臺灣客家族群史」之修纂工作。

是項計畫始於八十五年，由本會邀集各領域之客籍大老及菁英與會討論，決議恭推鍾理事長肇政擔任計畫之總召集人，陳國代運棟擔任副總召集人，國內客籍學者專家如原中研院民族學所徐所長正光、中研院社會學所蕭教授新煌、清華大學社會所張教授維安、彰化師範大學羅教授肇錦、臺灣常民文化學會劉理事長還月及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梁理事長榮茂分任各篇目之撰稿召集人，誠可謂客籍菁英，薈萃一時；尤足津道者是，付梓前夕，欣稔鍾老榮膺陳總統禮聘為總統府資政，徐所長入閣為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梁榮茂和蕭新煌教授也出任和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益使本專輯增光不少，藉此謹申賀悃！

鑑於臺灣有關客家族群之研究，過去尙乏完整而有系統之史論專著，為讓社會大眾能深入瞭解客家的歷

史，並避免相關史料湮滅散佚，參與計畫之學者專家於修纂之初，即建議應擴大修史規模，進行田野調查及資料建檔工作，以完成系列臺灣客家族群史專著；遂將計畫分為總論、移墾、產經、政治、社會、民俗、學藝、人物等九大篇目，分年進行田調、建檔及撰稿工作，編纂成臺灣客家族群史系列專書。

「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這段客家古諺，表達了客家人在歷經離亂的歷史中仍堅持族群文化的執著，而族群歷史的修纂，並非僅止於尋根的目的，更有審視現在、展望未來的意義；所以此項臺灣客家族群史系列專書的出版，其目的將不只是追尋族群舊有的風華，更重要是能廣續研究，在客家學領域開出燦爛的花朵；而在現今的臺灣社會，多族群文化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進行對各族群歷史的研究、文化特色的保存，將有助於各族群之相互瞭解與彼此尊重，並進而涵融新的族群文化，為臺灣社會挹注不同的源頭活水，發展出更豐富多元的人文內涵。

保存客家族群珍貴傳統的文化，是大家的期待，也是本會的職責所在；不只是為客家「尋根」，更是為臺灣子民千秋百世「紮根」的歷史使命，勉之勵之，是為序。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楊正寬 謹序  
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 站在新的起點上

臺灣客家族群史總召集人序

《**臺**灣客家族群史》共九大篇目，於一九

九六年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邀請客家族群專家學者，組成籌備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起，迄今歷時四年有餘，終底於成。其間，動員學者及助理等，超過一百數十人，或則涉獵浩如翰海的文獻資料，或則深入民間鄉野從事地毯式田野調查，始克完成各篇之撰述，其間艱難辛勞，實有不足為外人道者。由此亦顯示出各篇負責人之一絲不苟，本叢書從籌備之初到完成，之所以近乎曠時費日，原因在此。

筆者曾經言及，本叢書之成立，原因雖然不只一端，然而其中有一項是吾人所不敢忽略的，即：倘使沒有一九八七年的「解嚴」，形成吾臺民間力量之全面性蜂起，向連綿達四十星霜之久的所謂「威權統治」、「獨裁統治」衝撞，突顯出民間之需要，便也沒有本叢書之修纂，而本叢書之完成，亦可看做是始自一九八八年還我客語大遊行的「客家運動」至此告一段落。

執筆寫這篇燕文，恰逢千禧年總統大選選戰圓滿宣告鳴金收兵，執政與在野易位，完成了所謂的「政黨輪替」之舉，第十任總統亦已在二千三百萬吾臺居民的熱切期盼中就職。新的領導人、新的團隊各就各位，為新的臺灣建設而起旋首航。如果說，本叢書之出版是過去十餘年來的客家運動的一個圓滿段落，則展現在前面的

日子，便也恰似新政府邁向改革、建設的新境界，必然是個客家運動的新境。

不必諱言，三、四百年來吾臺客家的歷史，可以說是悲情的歷史，並且這種族群情結，時至今日似猶藕斷絲連，具彼此互尊互重的境界，尚有一段距離。如果說，客家運動有最大的阻礙，則是項情結應屬此，而筆者從事客家運動，私下裏懸為最終目標者亦在此。筆者甚至也曾極言：救客家，唯有民主，捨此莫由！筆者對此，至今猶念念不忘，而今後努力的方向，亦端在乎此。

語云：鑑往知來。本叢書是四百年來的創舉，其能提供我們去認識過去的客家族群生命的歷史，是無可懷疑的。在此政黨輪替已實現，吾臺民主又向前邁過一個大步之際，本叢書的上梓面世當可提供一面鏡子，讓大家好好地去認識過去種種，藉此以開拓未來新境。誠然，在吾臺，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安全、進步、繁榮、富裕、和樂，尤其族群間的糾葛恐永無已時。容我們三復斯言。是為序。

鍾肇政 謹序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

# 誰來做客家研究？

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召集人序

經常會有人好奇的問我：什麼樣的力量，讓我可以花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生命，經營臺灣的常民文化？

每一次，我總會反問：每個人最精華的生命，不過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一些，難道你希望虛擲掉這段生命中最重要時光嗎？

從早年的採訪、報導，到近年來的整理、研究，甚至當成一個文化運動來經營它，這塊土地上孳生、茁壯的文化，其實只是我誠懇面對生命之後，希望用一輩子來經營，更希望這一輩子因此而滿足的志業，其中當然要面對許多的挫折、傷害、喜悅與滿足，只是，這一切我都「歡喜甘願」。

八〇年代之前的臺灣社會，關於文化，一般人的印象中，恐怕只是少數人研究的、討論的，甚至是翻譯的概念而已，大多數的人既不懂文化是什麼，更少有機會感受到「生活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的重要性，主要的原因當然是政府長期的禁錮政策，讓臺灣人成了只為金錢而活，文化卻完全空白的功利主義動物。直到解除戒嚴之後，「本土」不再是禁忌，文化也漸漸為人們所重視，尤其是許多有志之士，紛紛投入常民文化的研究工作，希望能夠提供給臺灣人多一點點的文化養分。

事實上，從一九八六年開始，我便辭掉固定的工

作，希望用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進行臺灣民俗的田野調查工作，一方面是希望能夠為臺灣的基礎人文科學奠定一點基礎，更重要的理由，當然是讓生活中的文化，重新回到廣大人民的生活中。一九九一年與一九九九年，我分別寫了《臺灣民俗田野工作手冊》，以及《臺灣民俗田野行動入門》兩本淺顯易讀的入門工具書，交由常民文化出版，同時提出「田野工作通俗化」的理念，推廣的過程中，雖然招致了許許多多的批評，但前後十年間，原本彷彿是學術單位專用的田野調查（Field Work），不僅早被民間廣為運用，田野工作的概念，也相當普遍地深植在許多人民的心目中。這樣的推廣、成效不可謂不大。

更多的時候，人們總是好奇的問我：為什麼像我這樣客家子弟，卻不肯去做客家文化的研究？

對於這樣的問題，更讓我想反問：為什麼客家子弟一定要做客家研究呢？

我的反問，其實在於問題背後隱藏著的諸多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恐怕還是客家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麼？這樣的的研究對於客家人又有什麼幫助呢？

從客家人初拓臺灣以降，前前後後也有好幾百年的時間，人數說多不夠多，說少又不夠少的臺灣客家人，

在每一個朝代中，總是扮演著不同角色，但無論如何，好像永遠都只是一種既切入不了核心，卻又不完全是邊緣人的角色……，無論是什麼樣的統治者，既瞧不起這一群人，卻又從來不肯放棄每一個可以利用這些人的機會……歷史上的客家，一直都是客家的代名詞；然而，客家族群中的問題更大！

十三歲之前，我一直以為全世界都只有客家人而已，百分之百客家的生長環境，讓我的身上不僅全然流著客家的血液，更全然充滿著客家人的性格，也就因為這樣，離鄉之後，讓我對客家竟然形成一種既驚懼，又愛恨交織的情仇，這個時候，我一直強烈的質疑著，為什麼我會是客家人？

做為一個客家人，當然不應該是一種原罪，卻又為什麼，許許多的客家子弟，必須遭受如此認同上的遲疑或者抗拒呢？

沒有人可以給我答案，在臺灣可以找到的客家歷史中，只有同一個觀點，就是認為客家人是正統皇室後裔，身上流著高貴的血統……；更只有一個看法，就是全世界的民族中，只有客家人是優秀的……除此之外，再也看不見其他的內容，看不到其他養分，甚至臺灣到底有多少客家人？這些客家人分佈在那些地方？都只是誇大其詞或者含混不清的說法。客家，彷彿是全世界

的，就是不存在於臺灣。

之後，許多場合，各種時機，總有許多和客家人相處的機會，一次又一次地接觸、互動，長久下來，又讓我深刻感受到另外一個讓我深沈反省，甚至對客家人，以至於客家社會幾近完全絕望的民族性，那就是客家人喜歡自己說，叫別人去做。幾乎不管是什麼事，客家人都會講得很好聽，講得頭頭是道，但是如果執行，要先看有沒有利益可圖；如果有利可圖，當然不客氣地自己搶著來，沒利可圖更要出全力地推給別人去做？即使是面對客家族群的事務，這樣的情形更明顯，要做客家研究，重振客家文化，重建客家尊嚴……每個人都會講，都說很重要，但到底誰去做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你去做。

客家的人既然不肯面對歷史的事實，又不肯放下虛妄的身分，腳踏實地的重新建構這個民族的實力與版圖，照說就不必怨嘆整個社會對客家文化的漠視；結果恰恰相反，許多客家人卻一再地希望利用這個特殊的族群身分，得到某些政治的利益，天下會有這麼簡單的好事嗎？

過去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扮演著反客家老舊觀念與反腐朽客家社會的角色，並不惜代價，不畏艱苦地完成《臺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卷〉（計二

卷)，〈方志文獻卷〉（計一卷），已完成的部分就已超過二百萬字，又寫下了《臺灣客家的初墾與二次移民》以及《臺灣客家人的民俗文化》二書，共七十餘萬字，至少已完成了臺灣客家人與客家文化的基礎調查……；民間信仰傳說中的哪吒太子，大鬧過東海之後，無怨無悔地「剝骨還父，刨肉還母」，對於客家，我能給的就只有這些東西了，至於客家人要怎麼看待這所有的，那也只能看這個民族的造化了？

明天，還有什麼客家人會在乎這一切呢？

劉 還 月 謹序

二〇〇一年四月

